

MICHAEL

CHABON

MOONGLOW

月光狂想曲

[美] 迈克尔·夏邦 著 孙璐 译

MOONGLOW  
月光狂想曲

[美] 迈克尔·夏邦 —— 著  
孙璐 —— 译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月光狂想曲 / (美) 迈克尔·夏邦著; 孙璐译. --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8.3

书名原文: Moonglow

ISBN 978-7-5086-8446-8

I. ①月… II. ①迈… ②孙…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305932 号

Moonglow: Copyright © 2016 by Michael Chab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Mary Evans Inc.,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8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Cover design © 2016 Adalis Martinez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月光狂想曲

著 者: [美] 迈克尔·夏邦

译 者: 孙 璐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 印 者: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14.5 字 数: 296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京权图字: 01-2017-7955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 ISBN 978-7-5086-8446-8

定 价: 6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销售部门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400-600-8099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献给他们，我是认真的

M  
O  
O  
N  
G  
L  
O  
W



作者注：

准备这本回忆录的过程中，我尽量以事实为根据，除非事实与我的记忆、叙事目的或我所理解的现实相冲突。请读者不要把本书中的姓名、日期、地点、事件、对话以及家庭成员与历史人物的身份、动机和相互关系当真。



**NOW! THE MISSILE YOU CAN FLY!**  
AN EXACT 1/20th SCALE MODEL OF U. S. NAVY'S  
Aerobee-Hi research rocket

- 4 years to develop, \$50,000 production tooling
- Missile and rocket motor tested at U.S. White Sands Proving Grounds
- Rocket motor (pound of thrust) every 2 second classified safe "instant duster" by I.C.G.
- Rises 1,000 feet at 150 mph, single parachute for safe return
- Applauded by scientists & engineers as the closest to safe model rocketry
- Capsule contained in miniature — Educational, reliable, unique

16,000 man hours of engineering research went into development of this thrilling 1/20th scale model of the U. S. Navy's Aerobee-Hi missile which will zoom up 1,000 feet (at 150-200 mph), eject a parachute from its soft vinyl nose cone, lower itself safely to earth. It takes 5 minutes to rip apart, clean, install a new motor, and missile is ready for flight again. Solid fuel rocket motor—classified safe by I.C.G.—now introduced with missile in a feature article in *Mechanix Illustrated Magazine*. Easily assembled, kit contains all necessary materials, includes 9 rocket motors and single rail launcher for \$9.95 ppd. Steel, 40" high all-steel launching tower—adjustable over 18" ave. for wind correction—in complete kit, \$9.50 ppd. Additional motors—5 for \$2.98 ppd. Money back guarantee.

**CIS CHABON SCIENTIFIC CO.**  
411-N, LINCOLN BUILDING, 40 EAST 42nd STREET, NEW YORK 17

ESQUIRE: October 307

《时尚先生》(Esquire) 1958年10月刊的一则广告

这是我听来的故事。阿尔杰·希斯出狱后，很难找到工作。他毕业于哈佛法学院，为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做过书记员，协助制定过联合国宪章，尽管如此，后来他还是被人指控作伪证，不仅因此获罪，还成了“臭名昭著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走狗”。他出版过一本回忆录，然而内容无趣，没有人想读。妻子离开了他，他破了产，穷困潦倒。最后，仅剩的几个朋友中的一个可怜他，拉了他一把。纽约一家生产和销售钢琴丝发夹的公司聘用了希斯，公司的名字是“羽毛梳”，初入市场时生意很好，后来遇到实力更强的竞争对手，对方抄袭盗用了羽毛梳公司的设计和商标，拉低了产品的售价。销量下滑，人事支出吃紧，为了给新来报到的希斯腾位置，还必须解雇一名公司的老员工。

1957年5月25日的《纽约每日新闻》提到过我外公被捕的原因，一位报上没有指出名姓的同事说他“性格安静”。在羽毛梳公司的其他推销员眼中，沉默寡言的外公和他挂在衣帽架上的那顶洪堡帽并无本质上的区别。在销售部，他工作最努力，业绩却最差。午休时，他喜欢拿着一块三明治，阅读最新



的《天空和望远镜》杂志或者《航空周刊》。据说，他开一辆克罗斯利汽车，妻子出生在外国，还有个十几岁的女儿，一家人住在卑尔根县最偏僻的地区。被捕之前，我外公只给同事们留下过两次深刻印象。一次是1956年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的第五场比赛期间，办公室的收音机坏了，外公从电话交换机里拆下一根真空管，修好了收音机；还有一次，公司的一位文案说，他在米尔伯恩的造纸厂剧院遇到了我外公，还看见了他的外国妻子，令人称奇的是，她竟然在《玫瑰纹身》里饰演塞拉菲娜。除此以外，大家对我外公知之甚少，这可能也正是他本人的打算。人们早就放弃了和他搭话。众所周知，他笑的时候从不出声，至多含蓄地微微一笑。他的政治倾向——如果他有政治倾向的话——对羽毛梳公司全体同仁而言始终是难解的谜题。所以公司认为，解雇我外公是不会导致其他员工不满、打击他们工作积极性的最佳选择。

24日上午九点过后不久，羽毛梳公司的总裁听到办公室外面传来吵嚷声，平时有个反应机敏的女孩在总裁办公室门口办公，充当秘书，主要职责是应付债主和税务检查员。只听一个男人在急切地说着什么，而且越来越激动，最后发起火来。总裁办公桌上的内线对讲机反复鸣响，他还听见玻璃破碎的声音，很像电话铃声响起后，有人拿起听筒，随即用力扣下发出的动静。总裁还没来得及站起来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我外公就闯了进来，他挥舞着一只黑色的电话听筒（那个时代的电话听筒相当笨重，堪称钝器），听筒上拖着一截三英尺长的扯断的电话线。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为了赚足在德雷克塞尔理工学院就

读四年的学费，我外公除了跑到台球室赌球，还为沃纳梅克百货公司搬运钢琴，因此练就一副魁梧的身板，肩膀几乎与过道等宽。他每天都抹发蜡，蜷曲的头发堆在头顶，微微颤动，他的脸很红，看上去就像晒伤了一般。

“我第一次见到这么生气的人，”一名目击者告诉《纽约每日新闻》的记者，“你甚至能嗅出他气得冒烟的味道。”

羽毛梳公司总裁惊讶地发现，他刚刚批准解雇的人是个疯子。

“这是怎么回事？”他问。

我外公不屑于回答这种毫无意义的问题，他的抗议已经说明了一切。他认为，人们提出的大部分问题只能阻碍你的行动、分散你的精力和注意力，所以无论就身体还是情感而言，他都喜欢少说多做。于是他握住电话线被扯断的那头，在左手上缠了两圈。

总裁想站起来，但桌洞别住了他的腿，转椅从他身下滑出，翻倒在地，四只脚轮在半空中哗哗作响。总裁放声大叫，调子浑厚圆润，不乏真假音的转换，好似约德尔山歌，他拧着身子爬向俯瞰东五十七街的窗台，刚来得及扫一眼楼下聚集的路人，我外公就朝他扑了过去。

我外公扯起电话线的两头，勒住总裁的喉咙，他的愤怒如同火箭，朝天空蹿升了大约两分钟后便耗尽了燃料，坠向地面，但两分钟已经足够，二战期间，他曾受训学习使用勒杀绳<sup>1</sup>，知

---

1 通常是一段钢琴丝，隐藏在鞋带或靴带内。——译注

道如何迅速令目标窒息。

“噢，我的上帝。” 总裁秘书曼格尔小姐说。她来迟了一步。

当我外公火冒三丈地闯入曼格尔小姐的办公室时，她的反应果然名不虚传。曼格尔小姐后来回忆说，我外公当时身上仿佛有一股“烧木头冒烟的味道”。在我外公把对讲机夺走之前，她设法按了两次桌上的对讲机按钮，我外公拿起对讲机，从底座上扯下听筒。

“你会付出代价的。” 曼格尔小姐说。

三十二年后，我外公讲起这个故事，对曼格尔小姐的勇气大加赞赏，然而那时他愤怒的火箭恰好爬升到半途，尚未抵达抛物线轨迹的最高点，所以他认为她的话是挑衅。他把对讲机的底座扔到曼格尔小姐办公室的窗外，总裁听到的玻璃破碎的声音就是底座穿透玻璃时的脆响。

听到街上传来愤怒的喊叫，曼格尔小姐走到窗口察看，发现一个穿灰西装的男人坐在人行道上抬头看，恰好瞥见了她。男人戴着圆形眼镜，左边镜片上有血，他竟然在笑<sup>1</sup>，路人纷纷停下施以援手，门卫郑重其事地说要打电话报警，就在这时，曼格尔小姐听到老板的尖叫，她立刻转身跑进他的办公室。

---

1 我外公只知道他不小心砸到的那个男人——幸运的是，对讲机仅仅擦破了他的头皮——后来拒绝指控他。《纽约每日新闻》确定，受害者名叫吉日·诺塞克，是捷克斯洛伐克驻联合国（正是阿尔杰·希斯协助过的那个国际组织）代表团的团长。“这是红色阵营高官第一次被飞来的电话机砸中，”《纽约每日新闻》一本正经地报道，“诺塞克说，作为一个合格的捷克人，他有义务嘲笑没能杀死他的家伙。”

乍一看，办公室里似乎空无一人，然后她听到鞋子踢在油毡地板上的声音，啪嗒，啪嗒。我外公的后脑勺突然从办公桌后方冒出来，接着便再次隐没。勇敢的曼格尔小姐绕到桌子后面，看到老板四肢摊开，面朝下趴在光亮的地板上，我外公跨坐在他的背上，俯身向前，用电话线充当勒杀绳，勒住了总裁的脖子。总裁竭力挣扎，想要来个侧滚翻，摆脱钳制，然而他的科尔多瓦高级皮鞋的鞋尖只能徒劳地踢打着油毡地面，发出无奈的啪嗒声。

曼格尔小姐从总裁办公桌上拿起一把拆信刀，刺进我外公的左肩。多年以后，这一举动也同样获得了外公的赞赏。

虽然拆信刀的刀尖只刺进皮肉半英寸左右，却意外地阻断了外公的怒火，他不由自主地哼了一声。“我好像一下子从睡梦中惊醒过来。”在他生命的最后一个星期，第一次对我讲述这部分故事时，外公这样说。他解开缠绕在总裁颈部的电话线，把它从自己左手的勒痕中剥离出来，勒痕深深地陷进了手上的皮肉。对讲机听筒掉到了地板上，他两脚跨在总裁的身体两侧，缓缓站起，向后退开。总裁打了个滚，仰面朝天坐了起来，向后滑进两只文件柜中间的空档里，大口倒着气。刚才被我外公扑倒，脸砸到地上时，他嗑到了下嘴唇，牙齿被血染成了粉红色。

我外公转头看着曼格尔小姐，拔出拆信刀，把它放回总裁的办公桌上，他脸上的愤怒消失之后，悔恨如海水般涌出眼底，两条胳膊也无力地垂在身侧。

“原谅我。”他对曼格尔小姐和总裁说。我猜他这句话同时

也是对我母亲和我外婆说的，尽管我母亲当时才十四岁，而外婆可能像外公一样做过不少错事，应该受到责备。获得原谅的可能性当然很小，而且，从我外公的语气听来，他似乎也不指望，甚至不希望得到谅解。

外公的生命行将结束时，为了抵抗骨癌带来的疼痛，医生给他开了强效氢吗啡酮。就在他受罪的同时，很多德国人正忙着在柏林墙上敲洞。氢吗啡酮的兴奋作用和前去与他道别的我打破了外公少言寡语的习惯，他给我讲了许多往事，总结了自己一生的际遇：命途多舛、祸福参半，有时得到外部时机与自身勇气的助力，有时却因此一败涂地。近两周来，他被安置在我母亲家的客房里，我抵达奥克兰时，他每天的氢吗啡酮摄入量已经接近20毫克。我一在他床边的椅子上坐下来，他就开始滔滔不绝，似乎一直都在期待我的到来，不过，现在想来，我觉得那是因为他知道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外公对往事的追忆不会遵循既定的顺序，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但下面这件事来自他最早的记忆，可以说是一切的起始。

“我告诉过你没有，”他说，因为止痛药的作用而显得懒洋洋的，“有一次，我把一只小猫扔到窗外去了？”

并不是说外公只会在药物的作用下对我回忆往事，以前他也告诉过我不少，但那时我还没有听他讲起袭击羽毛梳公司总裁的经过，所以无法向他指出，我认为他从小就有生气时往窗外扔东西的习惯。然而，到后来，他告诉我有关曼格尔小姐、对讲机和捷克外交官的故事之后，我还是决定把这条自作聪明

的评论藏在心里。

“猫死了吗？”我问他。

当时我正在吃他的树莓吉露果冻，除了一两勺我母亲为他熬制的鸡汤，没有什么能引起外公的食欲，鸡汤是按照我已故外婆——生在法国、长在法国——的方子熬的，为了提鲜，要往汤里加柠檬汁。外公对吉露果冻的兴趣也不大，家里的存货不少，我可以尽情享用。

“那是三楼窗户，”外公又补充道，“在费城。”他的家乡费城以坚硬的人行道闻名。

“你那时候几岁？”

“三四岁吧。”

“上帝，你为什么要那样做？”

他吐了吐舌头，一下，两下——每隔几分钟他都会做这个动作，仿佛在以滑稽的方式对你告诉他事情发表评论，但其实这只是药物的副作用。他的舌面苍白，舌苔好似麂皮绒，我小的时候，他给我展示过用舌尖舔鼻尖的绝活，不过只有罕见的几次。我母亲家客房的窗外，旧金山东湾的天空是灰色的，就像环绕他黝黑面孔的毛发的颜色。我认为，为了让外公感觉舒适一些，我母亲尽到了作为女儿应尽的本分，并且坚持到了最后。

“因为好奇。”外公说，他又吐了一下舌头。

我说，听说好奇心可能也有害，对猫而言尤其如此。

外公小时候和父母、祖父还有弟弟雷纳德——我母亲叫他“雷叔叔”——住在费城南区的第十街和申克街的交叉口，家里有三个房间。

外公的父亲讲德语，是来自普雷斯堡（现在的布拉迪斯拉发）的捷克移民，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他开办过一家又一家干货店和杂货店，最后都以失败告终。自此之后，他就断了自己做老板的念想，开始给卖酒的商店做推销员——看着别人的店被打劫总比看着自己的店遭抢要好。在外公的记忆中，他母亲体格健壮，而且有一颗金子般的心，任劳任怨地照顾丈夫和两个儿子，简直像个圣人。从照片上来看，外曾祖母是个矮胖的女人，身板像钢筋一样结实，穿着炭黑色的厚底鞋，胸部很大，里面仿佛装着两台涡轮发动机。虽然她本人几乎不会读写意第绪语和英语，却每天都督促我的外公——后来还有雷叔叔——念意第绪语新闻给她听，便于她了解犹太群体近来遭遇的不幸。她每周都设法从家庭开支中抽出一两美元，投进犹太会堂的募款箱，帮助有困难的犹太同胞。在大家的捐助下，大屠杀中幸存的遗孤有了食物，流离失所的难民得以乘坐蒸汽轮

船奔向自由。外曾祖母这种挪用家用的善举在整个巴勒斯坦山区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到了冬天，洗好的衣服会在晾衣绳上冻住，”外公回忆道，“她只好把所有衣服搬到楼上晾干。”在我眼中，雷叔叔是个典型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的花花公子，喜欢穿天蓝色的高领毛衣和灰色粗花呢外套，开一辆阿尔法罗密欧的蜘蛛跑车，失明的左眼上扣着落拓的眼罩。我觉得他有时像休·赫夫纳，有时像摩西·达扬。然而，小时候的雷纳德却是个怯懦虚弱的乖学生，童年时放荡不羁的反而是我的外公。把猫扔到窗外这种事不过是小菜一碟而已。

夏天的时候，他从早到晚都在外面瞎逛，最东到过飘散着腐烂气味的特拉华河，最南到过费城海军造船厂。他见过被房东赶出来的一家人坐在人行道上喝茶，周身围绕着各种家什——床、台灯、维克多牌唱机，还有只关在黄铜鸟笼里的鸚鵡；他在一个垃圾桶的盖子上捡到过一团报纸，打开发现里面有一颗牛的眼球；他见过孩子和动物被野蛮殴打，也见过他们被耐心照料；在一个非裔卫理公会教堂门口，他见到一辆纳什敞篷车被众人包围，车里走出的是玛丽安·安德森，六十年后，她那弯新月般的笑容再一次点亮了他的回忆。

费城南区有许多姓“蒙恩布拉特”和“纽曼”的居民，这些与我家有亲属关系的人经常出现在我母亲童年时代与我童年时代参加过的婚礼和葬礼上。他们的家成了我外公闲逛时歇脚的小站，在从上一站前往下一站的征程中——途中会经过居民以爱尔兰裔和意大利裔为主的街区——我外公为他在二战时期的工作模式奠定了基础，他与意大利面包师和杂货商建立了秘



而不宣的联系，通过为他们跑腿、扫地换取零花钱、柠檬冰棒或是刚出炉的面包。他喜欢研究人们的言行方式之间的细微差别。有时你必须改变步态和头部倾斜的角度，假装自己就住在附近，才能避免在克里斯蒂安街上被打，假如你不乐意——像我外公那样宁愿保持本色——的话，那就只好狠狠地和街头小混混干上一架。如果你能把拇指插进对手的眼窝，连克里斯蒂安街上的亡命徒都会发出婴儿般的哀号。乳房形状的化肥厂筒仓后面的火车路堤斜坡上，偶尔会爆发一场恶斗，武器是床板条、水管、弹弓和石块。拜战斗所赐，我外公掉过牙齿、断过胳膊，缝针则更是家常便饭。他的左边屁股上有条隆起的大疤，这是因为在麦卡恩糖厂后方空地上的一次斗殴中，他坐在了一只破啤酒瓶上。六十年后，每当缠绵病榻的他使用便盆，身边的人都会清楚地看到那条疤——暴力的亲吻留下的银色皱褶。

终日不在家且身上时常出现伤痕的外公引起了父母的警觉，他们给他定了许多规矩，然而这些规矩被我外公一一推翻。他拒绝告诉父母自己去过哪里、遇到了什么人，遭到体罚时会激烈反抗，即便这意味着他的自由会进一步受限，时间一久，束手无策的父母终于投降，对他听之任之了。

“对一个能把猫扔到窗外去的孩子，你又有什么办法呢？”我外公的祖父老亚伯拉罕如是说，操着普雷斯堡口音的德语。亚伯拉罕坐在客厅兼饭厅的角落里行使他一家之主的权力，身旁摆着一圈犹太解经书，俨然高高在上的祭司，那时天色将晚，暑假也快要结束了。

“可如果他迷路了怎么办？”外婆说，这是她第一百万次提